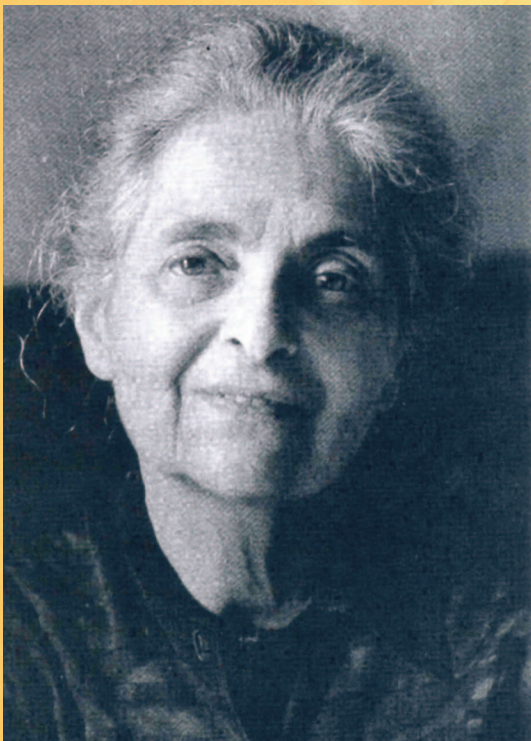


## 薇拉·達·席勒瓦，瑪麗亞-艾蓮娜

(Vieira da Silva, Maria Elena, 1908-1992)

■ 王哲雄 Che-Hisung WANG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研究所教授



達文西(Léonard de Vinci)曾經說過：「所有繪畫的特色與畫家本身的特質是相符一致的。」對薇拉·達·席勒瓦(Vieira da Silva)來說，喜歡畫畫似乎是與生俱來的天性，她說：「我有如水中之魚，我完全不知道繪畫以外的生活是如何……從小時候開始，我就非常用心地思索繪畫的問題，時時想著畫畫，我的一生就是如此。我真的不會

做繪畫之外的其他事情。」(Cit  par Diane Daval B ran, in Guy Weelen, *Vieira da Silva-Monographie*,  ditions d'Art Albert Skira, Gen ve, 1993, p.367.)她又強調：「繪畫，就像一種果實，是要慢慢成熟的，是每一片刻的作品。若要為你解釋我的繪畫，我就得告訴你我生命的每一分鐘。」(Jean Raoul Duval, *Oeuvres r centes de Vieira da Silva*, *L'OEil*, n. 63, Paris, Mar o de 1960.)的確，要了解薇拉·達·席勒瓦的作品，真的還不能不知道她的身世。

這位葡萄牙血緣法國籍的女藝術家，是一九〇八年六月十三日出生於里斯本(Lisbonne)，她的祖父喬·薇拉·達·席勒瓦(Jo o Vieira da Silva)，是葡萄牙政府派駐法國哈佛港的領事，但瑪麗亞-艾蓮娜很少與他聯繫，反而是和外祖父約瑟·喬其姆·達·席勒瓦·葛拉薩(Jos  Joaquiim da Silva Gra a)比較親近。瑪麗亞-艾蓮娜是馬可斯·薇拉·達·席勒瓦(Marcos Vieira da Silva)和瑪麗亞·達·席勒瓦·葛拉薩夫婦的獨生女；她的父親是位財經專家，如果他不是英年早逝的話，將可能也是一位未來的外交官(瑪麗亞-艾蓮娜才三歲，她的父親就因結核病去世，享年三十五)。(Diane Daval B ran, in Guy Weelen, op. cit., p. 371.)就是因為要治療

父親的結核病，瑪麗亞-艾蓮娜在襁褓時期就隨著父母到英國、法國和瑞士，而全家最後就在瑞士的萊森(Leysin)住了六個月，但父親還是病入膏肓回天乏術而在萊森離開人間，這時候母親才二十六歲。瑪麗亞-艾蓮娜回憶著當時的她(這是她想得起來的最早的回憶)：「我開始體驗生活……在我兩歲的時候。我開始面臨真正的生活，去思索……而這生命的經歷變成了我的世界。」(Georges Charbonnier, *Le Monologue du Peintre. Entretiens*, Guy Durier Éditeur, Paris, 1978, p. 254.)小小心靈就如此懂事，如此認命，真是不可思議。

母女兩人回到里斯本外祖父的家居住，母親喜歡研究哲學，欣賞法國哲學家胡梭(Jean Jacques Rousseau)，並且經常讓瑪麗亞-艾蓮娜聆聽德布希(Debussy)、拉維爾(Ravel)的音樂以及貝多芬(Beethoven)的奏鳴曲。當有人問起，在何種情況下她決定當畫家之時，瑪麗亞-艾蓮娜回答說：「我想我走向繪畫之途，是如此自然……我是獨生女。……我住在一間很大的房子，它常常讓我迷失……有很多書，很多期刊、地圖、鋼琴……時常有年輕人出入。偶而幾次看不見人影。我未曾有過小玩伴。我沒去學校上課。……我從小就有人到家裡來教我唸葡萄牙語、法文及英文；而且，幾乎是同時又學彈鋼琴……我從很小的時候，就有很多插畫書……我一邊看圖畫同時一邊唸文字……我任何書都閱讀，毫無限制，我可以觸碰所有的一切，我可以觸碰所有的書籍。我就是生活在這種狀況下，幾乎是與世隔絕。偶而，很多人，很有趣，他們談論政治，他們討論事情……總之，沒有小孩。我從來就沒有認識過其他小孩。……我活在一個年輕、有趣的大人世界裡，我聽著他們之間的交談。我是這樣長大的，我就是聽……。有幾次我感到很孤獨，有時我也感到憂愁，甚至非常憂鬱。我只好

躲在彩色的世界裡，躲在聲音的世界裡……我想所有的事對我而言，都交雜成一件事情。」(Ibid., pp. 253-255.)

埋在書堆中的瑪麗亞-艾蓮娜·薇拉·達·席勒瓦，度過一個想像世界的童年，這對她成了畫家之後，不停地一系列又一系列，暗示著書架上排得滿滿五顏六色書籍的圖書室或圖書館既具象又抽象的畫，是有著絕對關鍵性的影響，因為那是一個她童年記憶最清楚、最有安全感的世界。

其實，瑪麗亞-艾蓮娜·薇拉·達·席勒瓦，早在她十一歲的時候，就同時開始正式學習鋼琴、素描及油畫；雖然她自己發現在音樂上的才華不高，但她喜歡音樂的程度遠超過繪畫，因為音樂能帶給她更多的快樂，所以她從頭到尾一直都沒有放棄彈琴自娛，況且對她繪畫中音樂性或節奏感的表現，具有不能忽視的助力。至於素描，是跟隨艾米利亞·聖脫斯·布拉葛(Emilia Santos Braga)，而油畫則是拜師里斯本美術學院的教授亞爾芒度·路且納(Armando Lucena)之門下，她跟後者學習到一九二八年，當她要離開里斯本前往巴黎才停止(根據瑪麗亞-艾蓮娜·薇拉·達·席勒瓦自己的記憶，十三歲的時候已經能自行畫風景)。十四歲她就對未來主義的波丘歐尼(Umberto Boccioni, 1882-1916)歌頌動力的作品非常喜愛，對她充滿能量蓄勢待發的內運動力之啟發，有相當程度的影響。一九二四年，薇拉·達·席勒瓦開始學塑造翻模的雕塑(她並沒有從事直接雕鑿的雕刻)，她的啟蒙老師是魯吉洛·丹得拉德(Rugiero Dandrade)；雖然他不是一位有創意的雕塑家，但熟悉這行專業，所以薇拉·達·席勒瓦還是跟他學了四年。

薇拉·達·席勒瓦前往巴黎的原因，除了法西斯主義的政權促使她離開葡萄牙之外，更重要的是嚮往巴黎文化藝術的環境與氣息，加上法文是她所修習的第二種語言，

如此可以快速地吸收法國繪畫的精粹。於是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她就和母親一起到巴黎，下榻於聖·傑克市郊路二十六號(26, Rue du Faubourg-Saint-Jacques)的「醫療大廈」(Médical Hôtel)並且進入「大茅屋學院」(l'Académie de la Grande Chaumière)跟隨布赫岱勒(Bourdelle)學雕塑，也在該學院認識了未來的夫婿：原籍匈牙利的畫家亞爾帕德·史澤內(Arpád Szenes)，兩年後他們結婚。

一九二九年，布赫岱勒過世之後，薇拉·達·席勒瓦轉到斯堪地那學院(l'Académie scandinave)，繼續跟疊斯皮歐(Despiau)學雕塑，但是沒有多久，她就完全放棄雕塑，決定走繪畫這條路，在杜弗瑞斯訥(Dufresne)、瓦勒齊耶(Waroquier)和弗瑞忒(Othon Friesz)門下學畫；偶而也會前往「葛拉荷西學院」(l'Académie Colarossi)聽課，或到「現代學院」(l'Académie moderne)聽聽雷捷(Fernand Léger)教授應用藝術的課程。一九三二年，她又到「杭頌學院」(l'Académie)上畢席耶(Bissière)的課，更重要的是她在珍妮·彪歇(Jeanne Bucher)經營的畫廊看到西班牙血緣的烏拉圭畫家托瑞斯·卡奇亞(Joaquin Torrès-García, 1874-1949)的畫作，垂直和水平、具象與抽象同在畫面的結構，印象深刻。三〇年代，薇拉·達·席勒瓦的作品，可以說是學習研究和尋找探索階段的多元成果：有巴黎畫派表現主義的稚真與輕愁(例如《自畫像》〔*Autoportrait*, 1930〕；《亞爾帕德的畫像》〔*Portrait d'Arpad*, 1931〕)，也有達達的不經意和超現實主義的非邏輯(例如《蹺蹺板》〔*Les Balançoires*, 1931〕；《囚禁的樹》〔*l'Arbre en prison*, 1932〕)，更有她自己發展出來的「棋盤式」視覺現象的幻覺主義(例如：《視覺機體》〔*La Machine Optique*, 1937〕)。

第二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薇拉·達·席勒瓦和她的丈夫先回里斯本，旋即於一九

四〇年轉往南美洲的巴西，安頓在里歐-德-江內洛(Rio de Janeiro)的地方。這次避難，一待就是七年，在這期間，她畫了兩種完全對比形式的作品：一種是非常理性平和、組織結構嚴密、強調透視的想像風景(心理風景)(例如《藍色里斯本》〔*Lisbonne Bleue*, 1942〕；《想像的拜雅》〔*Bahia Imaginée*, 1946〕)。一種是充滿動盪不安、糾纏混亂的戰爭惡夢(例如《災難》〔*Le Désastre*〕或《戰爭》〔*La guerre*, 1942〕)。這兩種形式其實是發自藝術家內心的同一理念，因為戰爭混亂的事實，需要平和理性的想像世界來撫慰；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那深遠無窮盡的「透視」，這也是薇拉·達·席勒瓦能夠帶給我們天外有天的無上幻象與想像空間的關鍵。甚至像一九四三年所畫的《棋局》(La Partie d'Échecs)，來自塞尚的《玩牌者》的靈感，以棋盤式的小方塊視為風景畫的基本元素，輔以明確的透視概念，造成無限的延續空間與幻覺世界，很像「歐普藝術」的律動錯覺。

一九四七年三月，薇拉·達·席勒瓦回到巴黎(她的先生要到五月才回法國)，她的繪畫好像全然脫胎換骨，棋盤式方塊結構的格局變得更浩瀚磅礴，透視學的巧妙運用使它千變萬化，使它的視覺律動效應更加引人入勝；一直成為她繪畫元素中最性格化、最獨特的「線條」，變得更自信更俐落。對於薇拉·達·席勒瓦影射著外界客觀自然的抽象化風景繪畫，貝賀納·多里瓦(Bernard Dorival)描述得非常適切：「薇拉·達·席勒瓦對我們展現一種新空間，一種奇妙的空間，一種浮盪的空間，此空間既深遠又平面，既明確又不定，既建構又虛幻，它是光源的所在和夢幻的場景。而這史無前例的空間，其形體細緻，但神經質又飽滿：是真實的？是自創的？是具象的？是抽象的？」(B. Dorival, *Les Peintres du XXe Siècle*, du



《淹水的火車站》(La Gare Inondée) 1956 畫布上油彩 114 × 146cm 私人收藏

*Cubisme à l'Abstraction*, éditions Pierre Tisné, Paris, 1957, p. 132.)。是的，薇拉·達·席勒瓦的藝術的確包容一切。薇拉·達·席勒瓦另外一個著名的主題是圖書館或圖書室，透過她的記憶和想像，圖書室裡的書架上，可能是很具體的書的模樣(例如《火紅的書架》〔*La Bibliothèque en Feu*, 1970-74〕)，也可能成爲折疊整齊的細草(例如《草》〔*L'Herbe*, 1973〕)甚至可能變成大自然的世界(例如《神奇的山》〔*La Montagne Magique*, 1978〕)，或以人的經驗都無法辨認的非具體物(例如《白色的夜晚》〔*Nuit Blanche*, 1959-60〕)。這都說明了薇拉·達·席勒瓦的作品，已經發展出自己成熟的風格，在藝術史上可以和其他的大師分庭抗禮。

讓我們就以《淹水的火車站》(La Gare Inondée)，這件畫於一九五六年的作品來做進一步的探討。筆者選擇這幅畫作的理由，是因為它能使我們一目了然地看出，薇拉·達·席勒瓦如何呈現既抽象又具象和既真實又虛幻的手法，以及如何透過透視學的巧思，讓平面的抽象色塊產生深度空間的效果。基本上，這是以藍色單色和黑色線條完成的畫作：運用不同明度的藍色對比，產生明暗光線的效應，使平面的色塊立刻凝聚成具有陰陽向背的實體。強勁有力的黑色線條，勾勒出這些具有陰陽向背的實體「屬性」的暗示：鐵軌、枕木、月台、站名標示牌、燈具、電線桿和電線等。加上，這些黑線的定位是透過非常精確的透視學，以畫面四分

之三高度的水平軸上的一點為「消失點」，所有和水平軸成正交的平行線，都向「消失點」的一端匯聚而集中於「消失點」上；於是，整個畫面立刻有了組織性，也拉出前後的空間感，是一種快速後縮的透視，所以景深感覺非常深遠，遠到無窮遠而與天空密合交會成一體。水和天空給人的色彩意象都是藍色，水天連在一起，使畫面細節又被藍色調色彩含容，而在第一眼的觀賞時間內，無法立刻分辨其真實的屬性，黑色線條從輪廓暗示的角色，又變成純粹的線性功能，它只是藍色調抽象意象繪畫的元素之一。薇拉·達·席勒瓦的繪畫就是如此巧奪天工，既抽象又具象既真實又虛幻；律動感一氣呵成，色彩層次質地細緻、品味無窮，大家風度已經不容置疑。凱伊·威朗(Guy Weelen)這位最瞭解薇拉·達·席勒瓦的學者也對該畫讚賞有加地說：「色彩的強度配合勁拔有力的黑色骨架。藍色最特殊的效能，在這兒是給人一種大氣擾動，電影情節強化的整體印象。」(Guy Weelen, op. cit., p. 340.)

薇拉·達·席勒瓦一生創作不停，晚期作品更加抒情奔放，色彩回歸簡淡的乳白或

象牙白的調性，繪畫題材也越來越趨向「反題材」的態度，繪畫對她而言，是放手一搏自由釋出的能量，正如凱伊·威朗所言「空間變成能量」(Guy Weelen, op. cit., p. 363.)。

一九九二年三月六日十二點四十五分，薇拉·達·席勒瓦因為兩年前開刀的傷口一直無法癒合，長期接受輻射化療，最後還是回天乏術離開人間，享年八十四歲。生平在世界各地舉辦過無數次個展，應邀參加國際大展，主要有一九五四年的威尼斯雙年展；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四年共三屆的德國卡塞爾「文件大展」(Documenta)；大型的回顧展如：一九六九年及一九七七年在巴黎現代美術館；一九七〇年和一九七七年在里斯本的卡路司特·古邦祈安基金會(Fondation Calouste Gulbenkian)。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榮膺法國總統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頒授國家榮譽勳位(Offic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葡萄牙政府也在她過世後，決定在首都里斯本選擇一條街道，以她的名字命名，而於一九九三年三月八日舉行「瑪麗亞-艾蓮娜·薇拉·達·席勒瓦林蔭大道」正式取用典禮。



# 嗶！創意火速上線！

**參加對象** 凡具中華民國國籍，對流行文化、數位藝術創作及創意表現有興趣者。

**徵選獎項** 平面創意類、立體創意類、音樂創意類、表演創意類、動態影像創意類。

詳細實施要點請逕至臺灣藝術教育館「全國藝術教育網」

<http://ed.arte.gov.tw> 下載，

洽詢電話：02-23965102轉236或02-23660880轉620。



## 第2屆 全國藝術創意作品 線上競賽徵件